



州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七十一

牧守部

總序

唐虞之制或十二州或九州州皆有牧虞典所謂咨十有二牧左氏傳所謂禹鑄九牧之金是也三代之制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為帥三十國為一卒卒有正二百一十西國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伯亦牧也商曰伯夏州皆曰牧自唐迄周九州之地以封諸侯諸侯賢者乃為州牧又使大夫三人監方伯之國故曰三監秦氏罷侯置守凡三十六郡郡置守掌置其郡秩二千石內郡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又置尉掌佐守典武職田卒秩比二千



石亦有丞秩六百石又置御史監之漢郡縣承秦置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分治長安城中京兆初為內史又為右內史左馮翊初為左內史扶風初名主爵中尉又為中尉後更今名各置郡尉而諸侯所封之國置內史治民中尉掌武職又省監郡御史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曰太守郡尉曰都尉武帝元封三年分諸郡為十三部部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內秩六百石其察三輔曰司隸校尉成帝綏和元年更刺史曰牧秩二千石哀帝元平二年又以州牧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又以刺史為州牧郡守之職掌治民進賢勸功次獄除奸嘗以春行縣所至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刺史之職嘗以八月巡行所

郡國錄因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皆有從事史假佐後漢行司之以河南郡為河南尹省諸郡都尉其職并歸太守屬國都尉舊主蠻夷降者中興稍有八縣治民如郡安帝又置扶風及京兆虎牙都尉靈帝末復以刺史為州牧魏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州刺史晉准舊制王畿置司隸校尉州置刺史京師所治置尹郡置太守諸王國置內史又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雍州刺史領西戎校尉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亦或分置又刺史太守內史多領將軍中郎將之職元帝中興罷司隸以其職為揚州刺史宋齊同之自魏已降大抵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都督諸軍事又輕者為假節刺史治民事其非要州不帶都督則單為刺史謂之單車刺史梁陳之制



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宗廟而行揚州南徐州東揚州刺史品第三荆江南兖郢湘雍州刺史品第四豫益廣衡青北兖北徐梁司南梁交越桂霍寧州刺史及丹陽尹會稽吳郡吳興太守品第五其餘萬戶以上郡守內史品第六不滿萬戶太守內史品第七其秩比二千石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太守加秩亦進一品都督進二品後魏以司隸部為司州州置三刺史用六品宗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而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雖置而不臨民又置大都督總緝軍民北齊京師所治司州置牧清都置尹餘州置刺史郡置太守三等上州刺史清都尹三品三等中州史三等上郡太守從三品三等下州刺史四品三等州郡制

之法刺史守令三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與司州牧同歲秩八百疋上中上下五十疋為差中上百疋為差中中下五十疋為差下上百疋為差下中下五十疋為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上四十疋為差中中中下三十疋為差下上四十疋為差下中下三十疋為差幹力聽勅乃給幹輸絹十八疋放其身力則以州郡白直充後周雍州牧九命三萬戶以上州刺史正八命二萬戶以上州刺史八命一萬戶以上州刺史正七命五千戶以上州刺史七命京兆尹八命一萬五千戶以上郡守正七命五千戶以上郡守正六命一千戶以上郡守正五命一千戶以下郡守五命而刺史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又改都督為總



晉隋雍州牧從二品上州刺史正三品中州刺史從三品下州  
刺史正四品京兆尹正三品上郡太守從四品中郡太守從五  
品下郡太守正六品州又置總管以統餘州并益楊荆謂之大  
總管視從二品中總管視正三品下總管視從三品其為總管  
刺史皆加持節刺史太守皆計戶而給祿大州六百二十石其  
以四十石為差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  
三十石為差後開皇二年罷郡以州統縣煬帝即位又罷州置  
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正四品京兆河南  
俱謂之尹正三品舊制州有兵處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  
別置都尉副都尉領兵馬郡不復知兵矣其後郡各加置通守  
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則謂之內史而志罷持節總管之名

唐初又以郡為州雍州雒州並置牧餘州置刺史復以雒荆并  
幽交五州為總管府總管與刺史皆號持節七年改總管為都  
督督十州者為上都督不及者為都督後又都督刺史加號使  
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領銅魚而已景雲二年分置二十四  
都督糾察所管州刺史已下官人善惡畿內州不隸都督長壽  
元年又改并州為太原府神龍中罷之開元中改為太原府又  
始置節度使其後又置諸道採訪使皆以刺史為之節度使以  
司戎事採訪使以聽民政天寶元年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  
至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又以益州為成都府岐州  
為鳳翔府蒲州為河中府荊州為江陵府乾元元年改停採訪  
使俄置觀察處置使興元中以梁州為興元府光化中以華州



為興德府凡唐之制京兆河南太原尹從二品餘尹從三品其屬僚有少尹而下大都督從二品中都督正三品下都督從三品屬官有長史而下大都督多親王為之以長史領州務以領戶滿四萬已上曰上州刺史從三品戶滿二萬已上曰中州刺史正四品戶不及二萬曰下州刺史正四品其屬僚有別駕下都督而下所掌清肅邦畿考覈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桑敦諭五教每歲一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恤鰥寡閱丁中務知百姓之疾五代之制並與唐同昔漢宣帝云與吾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夫一圻之地千乘之賦上承於王廟下熙於民務有刑辟之政有軍旅之事所謂生民休戚之所屬王室安危之所漸故得其人則成治非其才則受弊至乃仁慈以流聲清白以飛譽

禮讓以化俗公正以御物不懼於威權不弱於榮利此良吏之最也吳恒以取容佞阿以附勢殖貨以厚己苛刻以求名不畏於簡書不卹於惇弱此奸吏之首也並用考其行事著之於篇其佐吏則附見於幕府凡牧守部四十二門云

### 選任

自舜典所載蓋十有二牧以迄於周重方伯連帥之任秦置郡守漢仍其制或郡或國錯峙於四封曰守曰相咸釐於兆姓專制千里其為威重可知矣故推擇之際未嘗輕焉乃有密邇都邑俯介戎貊或豪猾恣橫或寇攘為孽至乃干戈甫定水旱相仍罷羸賴其惠綏強暴資其式遏由是選循良之器求真幹之用分符以往專城而居足以為王廟之藩屏黔民之師長者矣



周成王時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君

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康王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

言畢公見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肅王即位十二年越三日

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肅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

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理治王成周東郊令得所王若

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惟周公左右先

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恣殷頑民遷于維邑密邇王室式化

厥訓慎殷頑民愁其叛亂故徙於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

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

父子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

用俗父更之理民之倍善養之倍有不善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

率下下人無嘉績多于先生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

不敬仰師法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

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

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善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

為善之福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

監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

海京師安則四海安矣高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仁義



其念哉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今我聞曰世祿之家鮮

克由礼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時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

如此實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茲殷庶士

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此殷眾士居寵已久怙特奢侈

以僭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開之惟艱言殷眾士驕恣

從周制心未壓服以礼閑禦其心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訓義則

有德義是乃大訓若不用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頑民以消

乱階能慎其始君陳宏周公之訓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

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至普洽

功不可四夷左社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

社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

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子孫訓其成

式惟又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

惟在盡其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欽若先

王成烈以休於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

甲伯以賢入為宣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

事往作邑于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特改大其邑使為

侯伯故崧高詩云疊疊甲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疊

勉也謝周之南國也績繼于往式法也



漢郅都景帝初為中郎將時濟南矚氏宗又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帝拜都為濟南守

灌夫為代相武帝初即位以淮陽天下郊勁兵處郊謂泗交輻

勁故徙夫為淮陽太守

汲黯為右內史坐小法免官隱於田園會改鑄五銖錢民名盜

鑄楚地尤甚武帝以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

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

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思報今病力力謂甚也不能任郡事

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

吾今召君矣言後即顧淮陽吏民不相得顧謂思吾徒得君重

徒但也重臥而治之威重也

龔遂為昌邑郎中令昌邑王廢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

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帝遂能治者丞相御

史舉遂可用帝以為渤海太守

韓延壽為雒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

嘗為選良二千石

尹賞為長安令江湖中多盜賊乃以賞為江夏太守坐殘賊免

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

張敞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帝心憚之徙敞

為山陽太守後為膠東相時潁川太守王霸以治行第一入守

京兆尹不稱罷歸於是制詔以敞守京兆尹後坐事亡命冀州

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勅使使者即家在所拜冀州刺史



蕭望之宣帝時為少府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才任宰

相也任堪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

恐有不合意即移病移病謂移書言病帝聞之使侍中成都侯

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更猶言前為平原太守日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

王尊為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元帝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

而辦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後為中太僕坐事左遷高陵令以

病免會山南羣盜數百人為吏人害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

王鳳獨送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

事旬月間盜賊清

王章為司隸校尉會京兆尹王尊免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

兆尹

孫寶為諫議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後為丞

相司直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成帝以寶著名西州拜

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彭容哀帝時為漁陽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食飲絕眾是時單于

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士故容徒為雲中太守

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建武九年潁川盜賊羣起徵拜潁川太

守召見辭謁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

京師並蒙福也十一年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

董宣建武中為懷令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

江夏太守



樊曄為軹長隗囂滅後隴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

臧宮為輔威將軍建武十一年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先武以蜀

地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

祭彤為襄贛令贛音肥在今沂州臨沂縣建武十七年匈奴鮮卑及赤山烏

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畧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

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為能拜遼東太守

袁安為陰平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明帝永平十三年楚

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考覆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

王堂為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在今齊州東阿安帝永初中西羌寇郡

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

巴郡太守

盧植為博士靈帝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

九江太守蠻寇賓服

朱雋為太僕光和中賊帥常山人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

出雋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

張綱為侍御史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梁冀乃用綱為廣

陵太守綱至乃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綱乃撫納叛離使各

得安居部內肅清帝嘉之賜錢十萬

賈琮為京兆尹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補太守自

稱柱天將軍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及

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為奸詔書沙

汰刺史二千石更精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



周紆為博平令以威名遷齊相  
黃昌為宛令政尚嚴猛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

陽球辟司徒劉寵府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奸  
才拜九江太守

王允為侍御史中平初黃巾賊起選拜豫州刺史

糜竺曹公表為羸郡太守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  
宜可分五縣為羸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  
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羸郡太守

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  
內清名之士或徙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職居任傳車

參駕施赤帷裳

魏何夔後漢建安中為長廣太守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  
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  
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

蔣濟楚國人太祖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  
刺史濟為別駕令曰李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杜畿為西平太守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  
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  
謀帝謂荀彧曰關西諸將特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殺澠間  
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  
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  
人也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



賈逵為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

晉鄭褒魏末為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褒曰賢叔大

匠垂名稱於陽平魏郡百姓大蒙惠化且盧子家盧王王子雍王

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

滕脩仕吳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典督郭馬等為亂孫皓以脩宿有威惠為嶺表所服以為使持節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

阮种自中書郎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武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

馬隆初為武威太守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

為西平太守

諸葛恢為元帝鎮東從事中郎承制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閩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離當恢振起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

劉弘為荊州刺史平張康時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机毫厘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也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也頃者多難淳朴弥凋臣輒以徵士立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  
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削  
嘗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嘗各以始終軍事初為都  
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  
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起拔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  
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嘗為山都令  
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  
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  
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真張昌  
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弥遠勃  
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

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真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叅循名較  
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  
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  
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  
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任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  
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  
報詔聽之

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既破杜弢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  
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盜所破

伯仁周顛

字時為荊州刺史

不知郝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  
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軍將軍南蛮校尉荊州刺



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  
尹奉為零陵太守時王堅代父遜為寧州刺史南夷校尉陶侃  
懼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奉為寧州徵堅還京  
桓伊為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境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  
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

吳隱之為左衛將軍有廉節時以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  
筐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雖貧窶不能自立者求  
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  
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

宋胡藩初叅高祖相國軍事屬盧循餘黨與蘇溪賊大相聚結  
故以藩為始與相

褚淡之初為高祖車騎長史高祖受禪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  
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  
字也乃以淡之為會稽太守

何尚之元嘉中為太子中庶子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  
劉斌為丹陽尹文帝不許乃以尚之為尹

南齊張冲為廬陵王北中郎司馬未拜豐城公遙昌為豫州明  
帝慮寇難未已徙冲為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

梁夏侯夔普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顥達請降高祖勅郢州刺  
史元樹往迎顥達夔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為  
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

陳歐陽頎仕梁為東衡州刺史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



下始定亟須良才諸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為誰帝曰歐陽頎公有經濟之才乃授武州刺史

王勵字公齊仕梁為侍中高祖為丞相以勵兼長史吳中遭亂民多乏絕乃以勵監吳興郡及蕭勃平後又以勵舊在嶺表早有政績乃授使持節都督廣等二十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行改為衡州刺史持節都督並如故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携二勵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

吳明徹為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文帝謂明徹曰吳興郡帝卿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

陸繕為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據

本郡朝廷以繕為貞威將軍新安太守

後魏張烈孝文時為太子步兵校尉齊東昏將陳顥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變請表代之帝詔侍臣各舉所知時有申薦者帝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讚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

辛紹先為神部令獻文帝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國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為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為政不苟激察舉其大綱而已

辛祥為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



勅行州事

薛曇尚為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母憂去職孝明正光中詔以陽平隣接梁地綏捍須人仰尚書舉才而遣左僕射蕭寶寅舉曇尚應選馳驛之郡

裴慶孫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聚黨作逆慶孫擊之大潰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昇南通絳蜀兗徒轉盛慶孫又討之至陽城朝廷以此被山帶河衿要之所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假節輔國將軍

淳于誕孝昌中為巴州刺史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

北齊高翼渤海人豪俠有風神為州里所宗敬魏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山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加鎮東將軍

司馬子如初從神武為大行臺郎中元顥入維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

源文宗為涇州刺史入遷散騎常侍屬秦州刺史宗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

王則為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則鎮栢崖戍文襄以則有武用徵為徐州刺史

後周泉企魏孝武時為東雍州刺史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



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雒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孝武西遷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礼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梁魏興與雒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企為行臺尚書以鎮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涖東雍為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為刺史詔許之

令狐整為司憲中大夫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文帝以固為豐州刺史固莅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為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畧整廣布威恩傾身撫綏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

申徽為都官尚書時瓜州刺史成慶為成人張保所殺都督令

狐延等起義逐保啟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王羆為右將軍與別將裴衍破梁將曹義宗于荊州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為荊州刺史郭彥為中部中大夫鎮豫州武定中純州刺史樊含卒其地既東接陳境俗兼蠻左初喪主境內騷然朝廷以彥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鎮撫彥至吏民畏而愛之

李遠為大丞相府司馬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守楊雄為洵州刺史蠻帥文子榮竊據荊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以

其地置平州以雄為刺史

舉所由來例若宜對世王公



權景宣為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畧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為豫州刺史鎮樂口出陳史章世康為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為相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肅清出陳史隋公孫景茂初仕後周為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徵拜汝南郡太守中世陳史和洪初仕周為儀同時龍州蠻聚眾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為刺史後為折衝中大夫高祖為丞相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

和

樊叔畧開皇初為汴州刺史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畧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出陳史

柳儉開皇初為廣漢太守有能名時高祖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出陳史衛玄拜魏郡太守高祖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奸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出陳史

侯莫陳穎為邢州刺史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後為



常山太守時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頴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  
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高祖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奸俠  
以熙為汴州刺史

高勵為上開府時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勵有威名拜洮  
州刺史

長孫平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  
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稱善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郭絢大業中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  
絢有幹局拜涿郡丞

丘和為天水郡守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

為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撫之黃門侍郎裴矩言和歷居二郡  
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帝從之追和為交趾太守

唐武士護武德末判六尚書事楊州有人告趙郡王孝恭有變  
追入京屬吏高祖令士護馳驛簡較楊州都督府長史

陳政初為宇文化及太常卿亡歸長安授內史舍人時漢川多  
盜賊高祖曰吾前欲授卿梁州總管論者以為大擾吾度梁漢  
之任非卿不可政曰臣歸國日淺莫由報効蜀漢既清無可展  
力今山東尚擾化及未平願得執鞭行陣少奮萬一高祖曰漢  
川作牧山東振旅並為卿任遂授以梁州兼令安撫

蕭瑀為中書令時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善者為之時太宗臨  
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



高士廉為光祿大夫太宗以蜀王恪為益州大都督幼未之藩  
以士廉有重望才足鎮靜方面拜左光祿大夫行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山東州刺史並為州刺史以器用無令安撫  
楊恭仁貞觀五年遷維州都督太宗謂曰維陽要重古難其人  
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

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則天長安中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景  
等奏曰臣等並以凡才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盈  
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濫濁使陛下臨朝軫念屢以為言夙  
夜慚惶不知啓處伏思當今要務莫若富國安人安人之方在  
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出除  
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

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  
等謹輟近侍率先具察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  
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為此行嗣立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叅  
掌機密非所克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倘垂採錄臣願此行上  
令書名共探著者則去既而嗣立探得之於是命嗣立及御史  
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簡校刺史其後以政績可稱  
者惟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後玄宗時謙光  
為太子賓客元行冲為散騎常侍開元三年詔曰周命名奭相  
宅建邦漢命蕭何留臺作鎮眷言斯土任在其人太子賓客昭  
文館薛謙先右散騎常侍元行冲等國之耆儒朝之碩彥舉枉  
錯枉清心不可容非殫見洽聞白首以之從學履歷時久精明



日新必能慎固邦畿保釐都邑佇成居守之務宜叶往俞之委  
謙光宜充東都留守行冲為副  
王丘開元十二年以黃門侍郎為懷州刺史崔沔以中書侍郎  
為魏州刺史王易從以吏部侍郎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韓休  
以禮部侍郎為魏州刺史張景昇以大理少卿為滑州刺史王  
昱以京兆少尹為常州刺史制曰昔臯陶與禹言乃曰在知人  
在安民此皆念在邦本光於帝載乾<sub>下</sub>夕惕無忘厥旨而長吏  
不稱蒼生靡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  
之始王丘等行為時宗才稱人秀實有懿德著于衣冠加之善  
政布在臺閣咸以脩身之府載深經國之圖朕所謂知躬自推  
擇是有煩卿之寄彰恤下之心俾牧人宣條無愧于明哲而變

風致理可輯於遺黎爾其克沃朕心式欽往命因勅宰臣曰朕  
欲妙擇牧宰以崇風化亦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自今以後三  
省侍郎有缺先求曾在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

源光裕開元十三年以大理卿為鄭州刺史楊承令以尚書左  
丞為汾州刺史許景先以吏部侍郎為魏州刺史寇泚以兵部  
侍郎為宋州刺史鄭溫琦以禮部侍郎為邠州刺史李昇以宗  
正卿為邢州刺史袁仁敬以大理少卿為杭州刺史崔志廉以  
鴻臚少卿為襄州刺史蔣挺以國子司業為湖州刺史裴觀以  
左威衛將軍為滄州刺史崔誠以左司禦率府副率為遂州刺  
史初帝謂宰臣曰刺史之任必在得人卿即於諸司中選有寔  
望長官奏來朕自選擇乃有茲授



蘇震為太常卿是歲東都耆老表乞行幸帝重違其心乃選耆  
舊勳賢為之牧守遂以震為河南尹兼御史中丞仍充東都畿  
內觀察使軍器使陳史等為之副  
李峴天寶末為京兆尹著聲績楊國忠惡其不附已出為長沙  
太守肅宗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應召至行在拜  
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  
兼御史大夫  
李泌天寶末為澧州刺史詔曰今荆南都會粵在澧陽俾人歸  
厚惟賢是收以泌文可以化成風俗政可以全活惇嫠爰命頒  
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其見重如此  
嗣曹王臯為處州別駕行州事人便之徵至京師久之未得召

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

李峘為戶部尚書肅宗以兵興之故軫慮遠人乃拜峘都統江

淮節度觀察使

敬括為大理卿志尚簡淡代宗大歷初叛臣周智光復反詔選

循良為近輔以括為同州刺史

李紆建中末為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領三輔乃授同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

張建封貞元初為壽州刺史會高承宗父子獨孤萃相次為徐

州刺史人浸貧困不能自存又以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

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至是以建封為徐州刺史

吳湊為右金吾大將軍貞元十四年京臯尹韓臯貶撫州員外



司馬特召湊對於延英面授京兆尹令便視事尚未有制  
裴佖遷諫議大夫會熙中觀察使韋士文慘酷馭下為夷獠所  
逐俾佖代之首渠自化自武文以國和要此點以重軍設陳其  
李栖筠為浙西觀察使先是土豪方清乘歲凶歎誘聚餓隸於  
黠歛間其衆數萬以殘害生人據守山險州郡不能制副元帥  
李光弼奉朝命徵諸侯兵以討之賊平獨有平盧行軍司馬兼  
御史中丞許果恃兵精功多逗留於上元不發有窺覲要害之  
意朝廷以瘡痍之後重興干戈乃以栖筠為浙西以鎮之  
趙昌貞元七年為處州刺史屬安南都護為夷獠所逐遂拜安  
南都護夷人率化十餘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簡較兵部  
郎中裴泰代焉拜國子祭酒及泰為首領逐出德宗召昌問狀

昌時年七十二而精力如少年者德宗竒之復命為都護南人  
相賀

李鄴初為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復  
選為京兆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孔戣為國子祭酒初廣州崔詠卒宰臣奏擬皆不可帝因謂裴  
度嘗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忠正卿可求此人度出以訪人  
或有言戣諫者度即日以聞乃命為廣州刺史

辛秘為河南尹是時以再討王承宗以潞州壓賊境凋費尤甚  
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乃命秘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盧士攻為京兆少尹穆宗長慶初奉憲宗園寢刑簡事集時論  
推其有才擢拜大尹



陳楚為義武軍節度長慶二年七月為東都留守居守之任故事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蓋浚郊有事地逼封圻遂用勳臣俾專守禦且非舊制尋亦改焉  
令狐楚鎮鄆州時北門大旱文宗意憂軫以楚理鄆有績擢為北都留守兼太原尹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利之故封內晏然  
丁公著為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文宗以浙西災疫詢求良帥命著簡較戶部尚書為浙西觀察使  
田牟開成中為隴州刺史會鹽州刺史王宰好以法臨黨項羌人不安以牟寬厚故命易之

後唐劉遂清字得一初仕梁為保鑾軍使歷內諸司使明宗即位加簡較尚書右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為易州刺史俾遏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畧境內賴焉王都平加簡較司空遷棣州刺史



陳是為... 事或用... 事地通封... 今秋楚... 北都留守... 晏然... 丁公若... 即命... 畧... 引... 公... 中山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七十二

牧守部... 蘇... 夫懋功賞善有國之令典也蓋夫長人之寄共治為重實勸能之所先非庶尹之可擬中葉而下循吏繼踵乃有勤脩厥職克揚善政彈擊豪橫完補凋瘵捍患屏寇務檣敦本式遏夷貊詳明獄犴清白以自守傾竭而奉上苛慝不作繕治以時遺愛在民藹然垂裕而君人者莫不優異其爵秩便蕃其賜予或明詔申獎或延見勞問乃至崇進禮命嚴設圖像周旋宴喜臨視歎息抑情從事起家延賞恩流閭境昭示溥率逮乎既沒尚增追悼贈贈之禮名數有加躬臨以發哀節惠以著美方牘所載咸



可徵為二豎心機亦以發東嶺思心業美六節所陳

漢王訢守右扶風武帝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

治供張辨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

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

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

來不怠謂勸勉也治有異等之効異於常等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

二千石非庶民之下中著而不前吏職數八百餘人

黃霸為楊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

楊州刺史霸為潁州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霸在潁川前後八

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

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

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瞻助

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

千石

杜延年為北地太守治郡不進宣帝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遜

用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帝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

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王尊任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請以身填金堤水稍却吏民嘉

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

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

太守身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

太守身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

太守身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



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蕭育為右扶風太守會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哀  
帝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也  
車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  
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之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  
金二十斤  
萬不疑為青州刺史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  
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  
陳立為牂牁太守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  
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第下徙為天水太守  
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

後漢任延為會稽郡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韶  
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雒陽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光武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  
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

鄧晨為汝南太守光武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  
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

衛颯為桂陽太守視事十年郡內清理建武二十五年徵還光  
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  
詔書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

家  
杜詩為南陽太守視事七年政化大行會病卒司隸較尉鮑永



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疋  
宣表字巨公為司隸較尉秉性節約嘗服布被蔬食丸器光武  
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云陽宣巨公即賜布帛  
帳幃什物心所會賦詩不遺其味以歸太守宣家而外  
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  
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  
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樊曄為天水太守卒官永平中明帝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  
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  
祭彤為遼東太守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明  
帝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

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也

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  
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  
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  
莫不榮之遷河南尹在官三年卒詔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秦彭為潁川太守章帝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朱均為河內太守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  
扶輿詣闕謝恩章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  
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  
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

錢三十萬

書錄皇太子以章帝中書郎謝



張酺以尚書授皇太子及章帝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  
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上  
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  
典郡班政十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  
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郡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  
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効  
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裝錢二十萬其亟之官

陳球為零陵太守會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  
攻零陵球率眾城守遂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  
遷魏郡太守  
李進為武陵太守淩中澧中蠻舉種反叛進討破之進乃簡選

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  
錢二十萬

鄭純為永昌郡西部都尉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  
上珍頌德美功天下喜之即以為永昌太守

陸康為廬江太守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  
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

魏呂虔漢末領泰山太守時濟南黃巾徐和尊所在劫長吏攻  
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傕等有功太祖令曰  
夫有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擒奸討暴百  
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



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  
杜畿為河東太守平虜將軍劉勲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  
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  
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  
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六驥今吾以冀衆人仰高山慕  
景行也太祖西征至蒲陂與賊夾渭為軍食一仰河東及賊  
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  
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又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賊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  
之所以足以制天下故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  
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

侯邑百戶

賈逵為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  
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  
悉如賈逵吾何憂逵後為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賈逵  
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從不如法者皆舉免之  
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梁習以別部司馬為并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稽顙部曲取事供  
賦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逵名  
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為并州刺史進  
封申門侯侯邑百戶  
蘇則戡守金城太守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



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殺  
勢吾嘉之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御史  
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  
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招凋殘外鳩離  
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  
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為官效用西  
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破絕  
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  
必錄若則加爵邑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帝以其功加則護羌  
校尉賜爵關內侯

王思領豫州刺史思與薛悌卻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

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  
馭吏王思卻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

游楚為隴西太守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楚堅守亮退以功封  
列侯明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轂自為  
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  
前楚當言唯而夫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  
留宿衛拜駙馬都尉

鄭渾為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并益  
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  
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

普魯芝初仕魏為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



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  
天水夷夏慕德老幼是闕獻書乞留芝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  
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人感其德芝亦奏請賜芝一丹符  
羅憲初仕蜀為巴東太守劉禪歸順加陵江將軍領武陵太守  
秦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  
玄玉佩劍

向雄秦始中為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

王宏為汝郡太守秦始五年十月詔以司隸較尉石鑿所士宏  
動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飢而郡界獨  
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  
傳詢為平州刺史咸寧二年與前廣平太守孟樞以清白有聞  
詢賜帛二百疋桓百疋

劉霄為京兆太守梁柳為陽平太守大康十年以有政績各賜  
穀千斛

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倉都亭自表  
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  
此比者皆聽出給

諸葛恢為會稽內史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  
數易益有諸將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  
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  
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  
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



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清操逾厲元興初詔曰夫家行薦於閭門  
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  
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非已潔素儉愈魚殮處可  
欲之地而長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需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  
務普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宋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四州事戍雒陽脩治城壘  
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十萬  
徐豁為始興太守元嘉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  
損益豁因表陳三事文帝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  
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極郵有  
方濟厥飢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賞以旌清績可賜  
絹三百疋穀千斛後以為廣州刺史朱拜卒帝又下詔豁廉清  
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  
賜錢十萬布百疋以營葬事

王歆之為晉史序王珣貸殖珣子弘貴顯歆之懼為所陷出為  
吳興太守王弘入為相領楊州刺史弘雖與歆之不絕諸弟未  
相識者皆不復往來歆之在郡嘗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  
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為良守加秩中

二千石

沈懷文父宣為新安太守及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  
畢余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



陸徽為益州刺史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詔曰徽勵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已無慘褒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為傷恨可贈輔國將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三百斛謚曰簡子

劉秀為雍州刺史卒孝武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

南齊張岱吳郡人建元二年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勅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迴換但搃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陵以家為府劉懷慰為齊郡太守不受謁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著庶吏論以達其意太

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部妻子在郡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潤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傅琰再為山陰令縣內稱為神明武帝永明三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軍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

蕭子顯為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至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書令令使舉安

丘仲孚為豫章內史項之卒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効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側可贈給事黃門侍郎



何遠為武康令高祖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迁新興內史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蒞二邦稱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即还仍為仁威長史

陳劉師知祖奚之任齊為淮南太守有能政武帝手詔頻褒賞之子醒為吳興太守至惟未幾卒品曰子醒將軍吳興太守袁樞為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賜絹布五十疋錢十萬令葬訖停宅視郡事葬服闋復本職帝依即二十蕭濟為楊州長史嘗勅取楊州曹事躬自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迁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子

後魏司馬準晉汝南王亮之後也明元時歸魏為廣寧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太武嘉之賜布六百疋

陸敬為相州刺史徵為散騎常侍民乞留敬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敬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奴婢千口

源賀為冀州刺史賀鞠獄以情愴後簡者時考殿最賀治為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

鹿生為濟南太守有治稱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馳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

薛拔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拔與南充州刺史游明根南平陽太守許含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



復令匹州

任城王雲為徐州刺史性善撓綏得徐方人心以蓋太妃憂去官為百姓所追戀餘錢貨一無所受獻文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疋羊千口出為冀州刺史乃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良安鎮都大將軍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豪強盜息止州民順之者十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疋

武昌王鑒為濟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遵孝文之旨不采齊之舊風軌制祭然皆合規矩孝文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

韋珍孝文時為顯武將軍鄆州刺史在州有穀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騑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石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撓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裴仲規為咸陽王禧司州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迂維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孝文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裴卿必副此言



韋崇為南潁川太守郡中大治孝文聞而嘉賞賜帛三百疋  
呂羅漢為秦益二州刺史孝文詔羅漢曰赤水羌民遠居邊土  
非卿善政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奉貢朕嘉乃誠使勅領  
納其馬付都牧口以賜卿

楊椿出為安遠將軍豫州刺史孝文自雒何豫幸其州館信宿  
賜馬十匹縑千疋迁冠軍將軍濟州刺史孝文自鍾離趣鄴至  
礮礪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疋

楊懿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  
帛三百疋

李祥為淮陽太守勸課農桑百姓安業宣武嘉之賜以衣馬  
李平為司徒左長史行相州事宣武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

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

路邕陽平清淵人宣武時積功劳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  
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飢饉羣庶  
嗷々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  
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勵可賜飛龍廐馬一匹衣一襲  
被褥一具班宣州鎮戍使知閭邕以善治民稍迁至南青州刺  
史

于維拔為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

公孫邃為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跡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

軍領東夷較尉

崔振字延根為高陽內史兼領尚書左丞後改定賊令振木資



准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昇除太子庶子  
李恩穆為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祿大夫孝明  
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卒於位  
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  
李韶為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穀冠當時孝  
明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大將軍賜劍珮貂蟬各一具驛  
騾馬一匹并衣服寢具後為定州刺史正光未卒於官購帛七  
百疋贈侍中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  
曰文恭  
霍光伯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孝明詔曰光伯  
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

用甄錄可更申一年以勵風化

崔亮為雍州刺史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竝號稱職三輔服  
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

楊藻為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疋

裴他為荊州刺史有異政加摛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

羊敦為廣平太守雅性清儉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  
百疋

北齊李密為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  
境神武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李會為高陽內史神武東巡郡國瀛州城西班馬久立使慰  
之曰狐在晉陽如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



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已  
李稚廉為濟州長史神武行經冀州今摠河北六州文籍商較  
戶口增損神武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引取備事緒  
非一稚廉每應立成常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為諸州准的神  
武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  
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竝謝罪稚  
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并以其事  
告文襄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

唐邕出為趙州刺史武成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  
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卿  
許惇為陽平太守治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七十三

牧守部

褒寵第二

後周李孝穆西魏大統中行政州刺史在任有能名考績為最  
文帝賜書美之

裴俠為河北郡守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  
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朝中有如俠者可與之  
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為獨立使  
君

李遠為河東郡守敦獎風俗勸課農桑禁遏奸非兼脩守禦之  
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尉遲綱為陝州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  
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

隋梁彥光開皇初為岐州刺史高祖臨幸悅其能乃下詔曰賞  
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  
人廉慎之聲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旌善  
政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  
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  
賜錢五萬

樊叔畧開皇初為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帝降璽書褒美之  
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

趙軌開皇中為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  
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公孫景茂開皇中為息州刺史高祖幸雒陽景茂謁見時年七  
十七帝命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帝哀其老嗟嘆久之  
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  
賜物三百段下詔曰景茂脩身潔己者宿不虧作教化人穀績  
顯著年終考較獨為稱首宜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  
伊州刺史

楊達為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高祖  
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  
尚書



趙賢通為冀州刺史高祖幸雒陽賢通來朝帝勞之曰冀州大  
民用殷實卿之善政深副朕懷  
高祖嘉之因其來朝賜帛三百段

房恭懿開皇中為澤州司馬迂德州在賊歲餘盧愷復奏恭懿  
政為天下之最高祖甚異之復賜帛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  
如房恭懿志存辭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  
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  
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帝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  
父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  
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新豐令毗贊二藩善

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案牘實允僉屬委以方岳殺實俱美可  
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

慕容三藏為鄜州刺史百姓愛悅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  
當州畜產繁孳獲醜醜奉獻齋物百段

樊子蓋開皇中為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  
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  
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梁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  
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恋戀願趨走闕庭萬死  
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  
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  
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



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指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表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其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焚削木皮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豈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繇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道德齊禮實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迎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詢治績罕遵法度多陷刑明而金紫光祿大夫武感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渙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德成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

愛之不嚴斯治實自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疋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嘗為外臣未居內戚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違限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宜誠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臺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

柳儉仁壽中為沔州刺史坐事免賊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賊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清節愈厲大業五



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  
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  
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各一百疋令  
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

崔彭為左領軍大將軍從幸維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  
党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煬帝以其  
清賜絹五百疋

王仁恭大業中為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煬帝呼上殿勞勉  
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

唐陳君賓貞觀初為鄧州刺史邑喪亂以後百姓流離君賓至  
終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

年官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遂食太宗下詔勞之曰  
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  
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疾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晝夜孜孜  
唯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搗躬責己自慙德薄  
恐貧乏黎庶不免飢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  
朕奪之分命庶僚盡心營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  
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  
百姓等竝識朕懷遂糧人戶到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  
別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嘗或以  
遞相拯贍不虞凶年二則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為  
兄弟愛澆薄之風敦慈仁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戶



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為功最養戶百姓不輕財帛已  
勅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為太府少卿  
李大亮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  
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賊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伸重  
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說深博極為政之  
辭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鮮于紹為隆州刺史高宗儀鳳中為同州刺史仍賜絹二百疋  
賞清廉也

李君球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  
高宗頻降書勞勉

姚壽神功初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壽屢有  
發摘奸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  
之擅竒疾風之前如勁草之為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猗  
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能寒  
無改終始不渝迺眷蜀中既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浸漁政以  
賄成人無曆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累能攬杏澄清下車  
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  
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教  
良深嘉尚宜布琅琊之化當以益州為法

房穎叔為相州刺史大曆中以善政聞璽書褒美

王方義為廣州都督南海珍物秋毫不犯境內清肅則天手製  
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堪朝寄今



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敬暉為雒州長史則天幸長安令暉兼知神都副留守事在職以幹理聞璽書勞勉

韋承慶歷豫虢二州刺史頗著勲績制書褒美

畢攝為益州長史先天元年以政勲召至玄宗賜衣一襲帛五十疋

成大琬為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太上皇命有司頒賞諸州朝集使有善政者遂以大琬為陝州刺史陸餘慶魏州刺史單思遠宋州刺史劉知柔澤州刺史岑翔等各賜物一百段

慮從愿開元四年為蔡州刺史為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為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疋

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金涇之利自茲厥後蔽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屯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賊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犹昧物訖緣如緣其中款平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自歲過半績用斯多食乃入天農為政本故茲巡省不憚初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弥望畎澮連屬絲耒榛棘之所遍為秔稻之州倉庾有京城之饒閔輔致珠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閑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愚與其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往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准項故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辨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



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特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張嘉貞開元十七年為定州刺史將行玄宗自賦詩詔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到州一年以疾上表乞就東都鑿瘵及至都目瞶無所見帝令鑿人田休祐馳傳療之

盧奐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其能政於其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

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

奐懷慎之子也

韋虛心為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七年詔贈揚州大都督喪事官給恩甚優厚

崔圓以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玄宗幸

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中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床帳咸如宿設帝甚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使如故帝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後為汾州刺史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崔灌為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代宗寶應二年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仍賜兩季俸祿兼侍御史以灌能政迂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

楊承仙大曆初為懷州刺史自天下兵興懷州當四戰之地邑野荒廢人無全家承仙到官苦心精力以慈愛理之同其苦耳



流人自占歲盈數萬奏課第一及終朝廷優重贈太子少府  
張延賞為河南尹勤身率下政尚簡約數年間流庸歸附詔書  
褒美

張鑑為亳州刺史大曆十二年以為壽州刺史特加五階褒善  
政也

薛珏大曆中歷楚硤三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分命使臣黜陟官  
吏使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硤州  
之廉清使河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  
紫

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招拾於藁林之間為猛獸  
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  
跡加金紫之服

李栖筠為嘗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饉聚徒於陽羨西山  
其地接宣城逼之則烏散瑛谷綏之則公竹寇掠累歲為四境  
之患莫能剪除栖筠既至部設權畧不踰時西喪其窠穴度子  
六七人一朝伏辜繇是郡界無犬吠之驚遂脩俎豆之儀習鄉  
飲之禮而人知敬讓理行尤異就加銀青光祿大夫賜一子官  
官吏者老等請立碑頌德焉

馮烜為潤州刺史建中初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拜右庶子  
李佐為商州刺史德宗貞元二年以能政特賜金紫

韋滌為涇陽令貞元二年以滌起復饒州刺史滌理涇陽有政  
績故擢焉俄以疾終賜越州都督賜絹百疋迂中使吊之



吳濬為京兆尹貞元中以能政加簡較兵部尚書

李位為房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位有善政加簡較兵部郎中

鄭賈為金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賈有能政加簡較司勳郎中

魏懿文為邵州刺史貞元十三年以懿文有善政加簡較司門

郎中

羅珣為虜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珣有政能加朝散大夫賜紫

金魚袋

王礎為黔中都團練觀察使貞元十五年六月卒廢朝一日贈

陝州大都督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三百石故事都團練觀察使

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

李惠登為隨州刺史貞元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惠登在隨州

二十年田疇闢戶口增

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為

上尋加簡較國子祭酒及卒故加追贈焉

孟簡憲宗元和中為嘗州刺史始到郡開漕古孟瀆長四十一

里得沃壤四千餘頃觀察使舉其課故就賜金紫

范傳正為歙湖蘇等州刺史以政事修理開元和中擢為宣歙

觀察使

李愬元和為坊晉二州刺史以理特異詔加金紫

王為三婺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善政聞賜服金紫

鄭膺甫為懷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理績有聞賜紫

李文悅為鹽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冬吐蕃衆虎頂聞州攻城欲



陷悅防拒凡二十七日乃退十五年六月加金紫光祿大夫  
趙崇國為宥州刺史敬宗寶曆元年加簡較右散騎常侍寵脩  
城池之功也

裴誼為晉州刺史文宗太和三年以誼理行尤異賜金紫

劉源為銀州刺史太和七年就加簡較國子祭酒旌營田積粟  
之功也

裴及為曹州刺史開成二年賜金紫旌異政也

馬植為安南都護長於吏術開成中詔諭南蠻諸首領摠發忠  
言願納賦稅及奏廢珠池復生珠如簡較左散騎常侍

梁趙昶唐末為陳州節度使以大寇削平之後留心政事勸課  
農桑大布恩惠昭宗嘉之命撰德政碑以旌厥功

夜唐孫岳天成初為潁州刺史頡久不治賦歛煩碎民不聊生  
岳至州召屬邑長吏里閭胥吏親問疾苦除正條賦率賦務外  
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頡入狀上聞明宗加岳簡較太保獎  
能政也

趙在禮天成初為天雄軍節度使支奏大名府管內今年夏苗  
項畝比去年出六千八百頃宜降詔獎節從之

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宿衛團練使老於軍旅勤於稼穡  
凡為郡課皆有政教朝廷嘉之遷安州留後

樂勳天成中為梁州團練使奏南充等五縣除舊管戶帳外招  
得四千二百五十八戶稅錢七千五百九十八貫勅旨宜加光  
祿大夫封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獎能政也



晉華溫琪為隸州刺史以州城每年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焉作畢賜立紀功碑仍加簡較尚書左僕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白奉進為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聲政高祖即位徵赴闕超加簡較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  
孫彥韜為密州刺史彥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綿密以首為竹使甚著綏懷之譽及卒故有賞典旌焉  
安叔干為滄州節度奏囹圄空詔曰安叔干折獄惟良化民有術治彼無訟使之知禁鳴抱息於砥路茂群生於園上求之古人何以臻此三載考績不忘明允之能五刑有服無違中正之道以斯為政良可嘉焉

王周為涇州節度奏前任弊事共二十六條已指揮停廢勅曰王周佐國賢臣殿邦良帥戰伐之功顯著葺綏之政尤彰昨者珍寇嘗山搃戎涇水安邊靜塞克施撫馭之方察俗觀風盡去煩苛之弊備陳條作足驗公清一方既洽於詠歌百姓頓期於蘇息王周宜賜詔獎飾兼頒下諸道仍付所司周於勲臣中最為清慎累為劇郡皆有聲績屬張彥澤虐政之後民不堪命因寢其無名科徭以章上聞故有詔褒之

漢劉審交隱帝嗣位用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年卒郡人聚哭於柩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有政能殊異惠及蒸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



章可特贈太尉馬文恭公

於公不以心開口曰陳氏之陳甘肅

交盡去誠與無欺亦有百級

其德亦不與無欺亦有百級

其德亦不與無欺亦有百級

其德亦不與無欺亦有百級

其德亦不與無欺亦有百級

其德亦不與無欺亦有百級

其德亦不與無欺亦有百級

其德亦不與無欺亦有百級

其德亦不與無欺亦有百級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七十四

去首牧守部四

公正

夫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晁錯有言曰方直之士奉法令不容私若夫執德不回謹身率

下無黨於物直道而行故政平而訟理令行而禁止也漢制郡

守課最者或入為公卿宣帝曰使百姓無歎息愁恨之殺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故有奉公不阿守法見憚抑強扶弱而志在無

私以一警百而威克厥愛是以賞罰信而權寵莫能干政令行

而豪右不能犯所以人從其化而吏不敢欺也詩曰剛亦不吐

又曰好是正直其斯之謂歟

冊府元龜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後為膠西王相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而居而治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

邑子兩人邑子國邑人之子也屬之欲功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

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

不可干以私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

服天子數從之

何武為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

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與以屬郡屬委也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武任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

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

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聚為群盜而吏

為部得也繫戶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

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遣門謝初

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戶

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

故人楊獲衆等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子今出見顯等曰此子陽州

長史言揚州部內畏吏也材能驚下未嘗省見省視也言不為我所識狀也顯等甚慙

退以謂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賊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

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對賜一卮之酒也歲中戶江太守舉之



緹得武之其守法見憚如此

後漢張酺為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較尉奏免執金吾  
實景之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  
兒為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  
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称御意以報私讐會有  
贖罪令猛乃得出

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  
侍御史轉司隸較尉

韓演為河內太守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因亦不及其  
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

應順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時  
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路遺憲敗後咸被繩  
黜順獨不在其中繇是顯名

陳寵為廣漢太守時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  
無不遣吏子弟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  
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李恂為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天下州  
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

王堂為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嘗侍江京等竝請扃於  
堂不為用揚吏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  
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京等誅堂以  
守正見稱

左雄順帝時為冀州刺史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嘗閉門不與交  
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恩



延篤為京兆尹時皇太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貸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教授家巷楊秉桓帝延熹中為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单超弟正為濟陽太守以贓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兖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囚繫雒陽正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譽繇单正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縱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熟終為國害乞檻車徵正考覈其事則奸慝縱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論作左較

馮緄為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賊桓帝不納蓋勳為京兆尹時長安令楊党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党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黄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遜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及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庐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

史弼為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



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極數百府丞掾吏千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

楊彪為京兆尹時黃門令王甫使門生王翹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十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較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李燮為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靈帝乃止

劉陶為京兆尹到賊當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賊稱疾不聽政靈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

陳蕃為樂安太守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趙謙為司隸較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謙故不加罪

魏楊阜為武都太守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超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網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体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

崔林為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前涿郡太守王



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此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亂其逆心特為國家生此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迂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

鮑勛文帝為太子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沃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

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之猶憚芝不為通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間神捕下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雒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雖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尋所犯奸刑辭誥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相有救哉遂聖聰若不得已以垂宿留

宿息救切留力救切

繇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

嘗科輒送縣考竟抃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徃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



孟廉為弘農太守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

顏裴為京兆尹太守請已仰奉而已明帝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市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士侯便於裴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裴共坐以為裴宜謝乃私推築裴不肯謝良久乃曰裴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裴謝是吏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陳恭為并州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奉市奴婢奉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晉張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敷收濬從事列上繇上召敷帝責敷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為輕帝善之

樂廣為河南尹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較尉蒲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相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古廣故得不坐

荀晞字道將為枹軍將軍兖州刺史有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官私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



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赦不聽既而  
反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  
此

劉弘為荊州刺史都督荆交廣諸軍事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  
武陵伍朝高尚其事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  
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  
涉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  
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  
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  
王彪之為會稽內史桓混下鎮姑熟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  
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

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真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

宋王韜之字長明為南兖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資費錢  
韜之曰此朝廷物執不與

顧覲之吳郡人為本郡太守其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  
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嘗不許汝出  
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  
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  
一大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还凡  
券書悉燒之矣綽頓歎弥日時幸臣載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  
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  
曰辛毗有云不事孫劉不過使書不為三公耳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遷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經營聚首多者致萬金所携賓僚竝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賄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律下遠近安悅焉後為丹陽尹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

陸子貞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狄當親幸家在海陵假迂葬父子貞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又當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修治子貞不許義康聞而善之

顧憲之為隋王長史行南豫南兗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不色動遵法制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竟陵王長史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成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

南齊虞愿初任宋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

梁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賊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為法

呂僧珍南兗州人為本州刺史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兄子先以貶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



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嘗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  
尔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都解人鄉或勸從解以益其私宅  
僧珍怒曰督郵官解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  
宅

蕭琛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項王甚有靈驗遂於  
廳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  
避居他室琛至移神還廟處之不疑

後魏楊津為定州刺史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繇鉅鹿人趙畧授  
書所致及津之至畧舉家逃走津乃教尉喻令其還業於是  
一州愧服遠近稱之

李憲為趙郡太守時趙修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已下  
畏之累跡唯憲之不為之屈時人高之

北齊彭城王浹為司州牧還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  
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浹未勘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  
威乃詣閤諮陳浹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怕權威卿等當成人  
之美反以權威為言脩等慙悚而退

李繪為高陽內史時河間守崔謏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  
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肩  
骹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文襄使暹選  
司徒長史暹薦繪既不果咸謂繇此書

獨狐永業為雒州刺史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  
毀之於朝廷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瓊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州沙門  
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嘗得郡縣為傲及欲求謁度知其  
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為債數來無繇啓口其子弟  
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繇得論地上事瓊  
初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  
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殼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  
云安知得民譽者非至公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  
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訟者尚其  
公平

後周閔慶為寧州刺史時晉公護執政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  
朝而慶未嘗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

韋撻為京兆尹武帝嘗戲撻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  
福鄉里邪撻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  
嚴旨便見未始丹赤豈可久奉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  
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

隋田式馮翊人也初任周為本部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  
帝聞而善之

周搖初任周為晉州總管時高祖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  
師詣高祖路經晉州搖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解甚富於財  
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  
每嘉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

梁毗為治書侍御史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



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繇是出為西寧州刺史  
榮毗字子謙開皇中為殿中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  
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俱在華<sub>陰</sub>左右放縱  
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渠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  
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所言戲耳卿  
之奉法素之望也毗在華州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  
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入也州  
縣莫敢違毗獨過絕其事帝聞而嘉之賚絹百疋

敬肅為潁川郡丞時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途用事其邑在  
潁川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  
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

唐張鎮州同安人也武德中為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也鎮  
州乃多市酒穀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  
踞敦疇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謂親賓曰此者張鎮  
州與故人為歡今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尔居民礼隔不得  
交遊因與之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因茲肅然  
蘇良嗣為京師留守司農寺將市賣菓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  
曰昔儀休相魯犹能拔蔡去織未聞萬乘之主與下人爭利也  
遂止其事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乱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  
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仁傑曰  
乱河南者一越王貞爾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



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  
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邪且况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  
乘勢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  
但恐冤殺騰沸上徹于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  
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还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魏元忠簡較雒陽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之威震海內縱  
其家婢多所請託元忠笞殺之

蘇瓌則天時為歙州刺史未俊臣坐事貶州參軍天下相其殘  
酷朝中近臣不復入用或致書託瓌以責使者棄書不發謂  
曰吾為州牧高卑有礼安能虧法令以待小人乎俊臣未到追  
还意甚恨之累迁汴州刺史司倉參軍韋温犯賊瓌繩而杖之

及温外戚用事義其公直不敢中傷中宗神龍中瓌為京師留  
守鄭普恩以術至祕書監妖言惑衆聚党岐隴之間將為乱瓌  
收而按之其妻第五氏長於宮中昵附椒掖頻有制命特令放  
免瓌固執不奉制及駕还中宗屢欲宥之瓌抗詎不迴中宗以  
問中書令魏元忠對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  
遂普恩於嶺外

張柬之為襄州刺史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置法無所縱  
捨  
宋璟為黃門侍郎簡較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饉  
時梁王武三思恃寵執權有私封在貝州專政徵其賦璟拒而  
不與



源乾曜玄宗時為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  
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逐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  
外獲之其鷹挂於三棘而死官吏相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  
事有邂逅死亦當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  
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  
臨事不懼而能引過在已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

蘇頲開元中如益州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不新鮮不  
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  
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覽奏罷之

韓林為號州刺史時號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並  
為近州嘗被支稅藁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徐州中書令張說  
駁之曰若獨免號州即當移向他郡是刺史欲為私惠耳乃下  
符不許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  
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  
獲免人于今稱之

呂諲肅宗上元初為荊州節度使時申泰之為李輔國所親以  
左道熒惑擢為諫議大夫於郡道州界置軍誘引諸人納其金  
帛賞之以緋紫用囊中勅書賜衣以示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  
朱紫剽掠村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勗忿之因  
奏之入奏至長沙繫之首賊鉅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快使  
奏李輔國党之為之言於帝追泰之赴闕泰之見帝具言承勗  
謀陷有詔加承勗誣罔之罪令荆南按之諲令判官監察御史



嚴郢抗疏直其事上不納郢流建州論者重譴之公謹至江陵  
剛斷決事皆類此也士庶翕然重之承鼎竟雪秦之後流死於  
邊州人奉之如也景之首相趙鼎與文公一相也  
李勉為梁州刺史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  
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故乃為權倖所誣勉  
詢將吏曰上方以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  
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  
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脩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  
日除太常少卿後為京兆尹先是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  
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佞事動必求  
媚每其將至監則盛其數百人之饗傾府吏以辦之及勉蒞賊

旬月朝恩入監府吏莫至先置者請於勉曰軍容使判國子  
監事勉侯太學軍容宜厚其主禮勉官忝京尹軍容若至府庭  
豈敢不飾蔬饌朝恩竊聞而銜之固不復至太學勉亦受贊

呂希倩德宗初為夏州刺史時朔方節度使崔寧與宰相楊炎  
有隙炎令希倩伺寧過希倩與寧同力招搖党項歸降者甚多  
炎惡之因奏希倩無綏邊材召歸朝以為神武將軍

鄭珣瑜為河南尹珣瑜既入境官吏以逼德宗降誕日慮珣瑜  
到即後於事乃送所獻馬齎印於路以往例告珣瑜曰未上官  
不可遽有進獻及既上即失時矣遂不獻

張萬福為泗州刺史時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令管  
內刺史送妻子楊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為某白



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  
李充為京兆尹德宗下制百司及府縣有於禁門內諸司追召  
人鞠聞者宜先奏聞於是充奏府縣庶務訊鞠繁細若悉以聞  
奏既躡天聰且失罪人其賊盜奸犯擗蒲闥毆誘人妻妾償人  
財物及相言告者請仍舊追鞠從之  
吳湊德宗時為京兆尹于時宮禁諸司中官亂於坊市強賒買  
物謂之宮市人情無聊湊累上奏其弊又言故事宮市是府縣  
常務延年己未中官始自市買今請每有所要但勅下府縣令  
供送若亂入坊市取物恐小人因緣為奸真偽難辨不然特置  
宮市所令中官謹厚者主之中人不便其事帝亦不納又奏請  
減省掌閑曠騎及所供飛龍內閣芙蓉園并禁軍諸司雜供事  
力資課并繁冗弊事帝多從之又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次薨  
沒皆帝深所愛葬送之禮頗極奢侈徵召車牛載土築坟妨百  
姓農務湊累奏其弊所親信及屬吏勸諭以奏事頻煩干黯聖  
旨湊曰人主雖甚愛念太子公主然本意最欲愛恤百姓今諫  
奏雖頻庶幾無過若因循不言上悅知侵擾百姓而長吏不訴  
必貽罪責湊前後諫奏雖不甚行然深蒙有識者稱美  
裴胄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兼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  
糧分為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  
張仲方為荊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  
竟理其寃  
田庭玠為相州刺史屬薛嵩之亂田承嗣奪食薛嵩所部庭玠



守正字民不以宗門迴避而改節田本歸秦今籍高四時或住  
李遜為池濠二州刺史觀察使旨外徵役遜皆不從後為越州  
刺史遜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為己任故所至輒理秦問  
韋貫之憲宗時為湖南觀察使時攻兩河留兵國用不足監鉄  
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州郡皆諷令招拾進獻貫  
之謂兩稅外不忍橫賦加人所獻未足异意遂率屬部內六州  
留錢以繼焉因是罷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百餘年其妻小禧  
孔戣為廣州刺史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  
婢戣不受託至郡禁絕賣人口又准詔禱南海神舊多令從事  
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  
柳公綽元和十四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  
營諸將朝令夕改駙騎相望公綽奏曰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  
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  
者二三十匹衣黃衣者不下十匹五匹駙吏不得視券牒隨口  
即供駙馬既盡遂奪路人鞍乘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宣傳  
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流人數繇是不告  
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後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馬害圍人  
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圍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  
害人乎亟命殺之

王質文宗時為宣州刺史清廉方雅為政有殺雖權臣待之厚  
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訛

崔從為淮南節度使權揚州舊有貨麴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



皆有貫率羊有口笑每歲收絡錢以益公用從至悉除之舊制  
官吏祿俸有布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以虛  
估請之宋初為置州縣吏薪餼不錄為元本錄錄其詳  
韓偓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簿尉三  
百員繇吏部而補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補之偓既至桂  
州吏以嘗為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偓  
戒之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缺者當俟稽  
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秋使內官至求賄於郵吏而  
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偓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咎其背  
自是豪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  
後唐崔沂梁末為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為留守天下兵馬副

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  
絕中外沂至府客將日以副留守合有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  
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遮  
見沂勞曰後此有礼俱老矣勿相勞煩

晉相里金後唐同光初自羽林都虞侯為沂州刺史凡部曲私  
屬將吏不遣蒞州邑之戍皆優其給贍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  
累典大都督皆有聲績



晉書李暹字元暹... 官吏保信有存... 估請之

累典大職... 晉書李暹字元暹... 官吏保信有存... 估請之

晉書李暹字元暹... 官吏保信有存... 估請之

重然尚帶... 官吏保信有存... 估請之

天朝... 官吏保信有存... 估請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七十五

牧守部五

仁惠

易曰體仁足以長人書曰安民則惠用仁惠而親百姓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以博濟為已任者亦愚能及是哉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也處以贍鰥寡貧窮者許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



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韓遂為渤海太守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

假請與遂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

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

繇來久曹雖有公賤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

酒殺請隣里一笑相樂一笑謂為歎笑尔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劉德為宗正寬厚好施生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

平及罪人及罪人使從輕也

嚴詡為潁川太守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

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

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遜剛猛代之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尔

後漢崔篆為王莽建新太尹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

彊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蒲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

人於宀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史叩頭

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有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

將有悔乎篆曰郭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

一太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称疾去

王望為青州刺史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

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

褐衣事畢上言明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說其罪時公



卿皆以為望之奉命法有嘗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宗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袁安為任城令永光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叅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事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黃香為魏郡太守郡有內外國田嘗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水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俸祿及所得賞

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荒民獲全張酺為東郡太守長史有殺盜徒者酺輒按之以為令長受賊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

任延為會稽都尉掾史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

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

雒縣名古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

每陰雨嘗

有哭轂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哀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僥在於是寵愴然矜歎

即勅縣盡收歛葬之自是哭轂遂絕

蓋勳為漢陽長史領太守事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廩之

調猶勞也



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譚顛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  
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  
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收其敝  
吏相譴也謹責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也須待太守樂  
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繇是一郡得全歲  
餘官民並豐界無奸盜

戴封為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  
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遺者詔書美焉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以黃中既平乃奏請冀州  
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焉臣欽若等曰歌其  
牧守其誣頌聞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党

謂相鉤  
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

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  
却退也

髡笞掾

吏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党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

党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郡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

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壤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諂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

戶可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賤送獄

遂舉奏弼會党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孔融為北海相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而

殯葬之

周昕為竹陽太守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散從周



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魏陳矯為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

杜畿為河東太守畿為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司馬芝為河南尹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

吳滕商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寃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寬其循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

周處為楚內史簡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

鄧攸為吳郡太守郡中大飢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詔原之

李矩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飢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拊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



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祖逖為豫州刺史收葬枯骨為之祭餽

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東土飢荒義之輒開倉賑貸

甘卓為梁州刺史為政簡惠善於內括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漁池先嘗責稅卓不利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為惠政虞潭為吳郡太守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飢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

王渾為徐州刺史年荒歲飢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

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飢默輒開倉賑給自上待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孔沮為吳興內史以歲飢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

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買以拯一時之意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東上穀價值貴使相鬻買穀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之絕糴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卹二郡賴之

王薈為吳國內史時年飢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王蘊為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上須報



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  
恨也於是大賑貸之不於此為賑貸人皆開會謝也王  
賴蘊全者十七八為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  
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為民倉心以米於  
宋臨川王義慶為荊州刺史留心括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  
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  
八年為西土所安其  
杜慧慶為交州刺史歲荒人飢輒以私祿賑之其  
南齊戴僧靜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邊荒之  
情其  
豫章王嶷為荆湘二州刺史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許

斛一百

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本天田  
虞愿為晉平太守郡舊有蚘蚘隱可為藥有餉愿蚘者愿不忍  
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蚘还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  
復还故處愿更令遠送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崔元祖為東海太守時青州刺史張仲智淮北頻歲不熟今秋  
始稔北境隣接戎寇弥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  
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險有流亡之弊元  
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其  
梁王國珍仕齊為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  
財以賑窮之齊高帝手勅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其



顧憲之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筮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党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始與中武王憺為荊州刺史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又州大水江溢堤壞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遊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自馬祭神俄而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漲遂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千人應募救焉其州民皆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木失田與糧種並賑賜之

蕭暎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嘗戴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即以賑焉

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見妾食麥而已

鄱陽忠烈王恢為郢州刺史義興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歲殯及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部境內治

安成康王秀為南徐州刺史州自崔慧景亂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招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飢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又為江州刺史時盛夏水暴至外司請依舊僦渡收其錢秀



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又為荊州刺史時值水暴長頗損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前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管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又為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嘗為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退每冬月嘗作襦袴以賜凍者陳慶之為司豫都督豫州飢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王志為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歛葬既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飢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

張允為吳郡太守下車郵貧老故舊莫不欣悅

蕭景為兗州刺史會年荒計口賑郵又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明山賓為青冀二州刺史太中其在州所部十餘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民後刺史簡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關有司追責藉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王瞻為晉陵太守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党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

張稷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賊政稱寬恕

康宗元饒為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有問高年拯救之絕百姓始賴焉



後魏武昌王平原為齊州刺史歲頻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超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孝文覽而加歎

任城王澄為定州刺史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賴貧口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境內遭水二麥不收上奏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充給之並加所奏民得安堵

韋珍為郢州刺史有報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其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抱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之

樊子鵠為殷州刺史屬歲旱饑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券州內以北獲安

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值州內飢人人困弊心存隱郵奏請賑貸蠲其後賦

城陽王徽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未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問倉賑之文武八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尔尚輒開倉救民災弊况我國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若明嘉之加安光將軍

裴佗為趙郡太守所得俸祿分郵貧民

裴宣為司州別駕上言曰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後道所有骸無人覆藏者悉命郡戍巡邏簡行埋掩并付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攝魄祔祭先靈復其



年租調身被傷瘵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  
薛真度為豫州刺史會大飢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飢饉十五今  
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出州倉米五十斛為  
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  
郡儲粟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開  
郭祚為青州刺史值歲不稔閭境飢饉矜傷愛下多所賑卹雖  
斷決掩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於今思之  
裴慶孫為邵郡太守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嘗有百餘  
慶孫自以家糧贍之

路邕為魏郡太守蒞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

閻慶胤為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勵俗頻年飢饉慶  
胤歲嘗以家粟千石賑卹貧窶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  
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按慶胤自蒞此郡志政不聞又以已  
粟卹贍飢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美如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貧賤  
又按齊州

東魏郡太守路邑在郡治能與之相符記其分贍又亦不殊而  
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封切為瀛州刺史時  
乘寇亂之後百姓因之四表求賑卹百姓賴之

武昌悼王鑒為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飢饉鑒表加賑恤  
民劑以濟

楊逸為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飲以倉米賑給而  
所司相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  
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宣貸一萬  
石德五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少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  
門煮粥作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六月之月之月之月之月  
北齊李元忠仕魏為兖州刺史時州境災饑人皆菜色元忠表  
求賑貸至秋徵收被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  
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  
表陳朝廷嘉而不責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天保中郡不大水人災絕食千餘家瓊晉  
集郡中有粟家自從其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  
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累府君瓊曰余一身獲罪

活十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後簡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抱  
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

徐遠督楚州諸軍事遠為治慕和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  
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源仍為經營皆得安

立

崔謙為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曰  
多沃壤謙咸易之以給入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  
而已期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為政何如對曰府君恩惠古者  
所無與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給是田皮易鞭布威德人無  
羊客曰既稱恩化何須復威對曰長史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

惠故兼言之

牧守部有諛頌緣此二  
事語意相二今亦兩收



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  
夫見有發掘古塚露暴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  
邪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

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

至是遂息

蕭撫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  
囚繫悉放歸家聽二日然後赴獄主者因此不可搗曰昔虞延  
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  
弥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用並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  
隋乞休慧封西河公為潭桂二州總管曾見人以簾捕魚者出  
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大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簾

公孫景茂為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後征  
人在路有疫疫者景茂撤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  
全活者以千數高祖聞而嘉之於宣告天下以為道州刺史悉  
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能自存者

郭衍為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  
大家衍親備舩棧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  
始聞奏高祖大喜之

辛公義開皇中為陝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令家避  
之公義迎置廳事與之醫療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  
為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閭境之內呼為慈母

張須陁為齊郡丞會與遼東之役百姓散失又屬歲飢穀米湧  
貴須陁開倉賑給官局咸曰待詔勅不可振與須陁曰今帝在



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閉倉而後上狀煬帝知之而不責也

唐三方翼為肅州刺史局鯉儉諸州平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為立碑頌之李裕天寶中為義陽郡守上言所部遭損戶一萬八百三戶請給兩月糧充種子許之嗣曹王臯肅宗時為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時歲儉臯振發倉賑州人而上聞詔書嘉之

憲思仁為華州刺史奏之絕戶請以永豐倉六賑給之張延賞大曆中鎮揚州屬歲旱歉人有下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遠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彼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吏修其戶室已而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

蕭復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飢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調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恤薄責

馬燧為懷州刺史乘丘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募化將吏有父老者燧輒造之池敬收瘞暴骨

丁卯貞元中為湖州刺史境土偏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捲其棺燧頓收葬朽骨凡千餘所

袁滋貞元末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百姓有至自他境



者皆然地以居名其居曰義谷里人甚愛之專以慈惠為本有  
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賞之

易成貞元末為道州刺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嘗配鄉民貢其  
身號曰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為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  
乃抗疏論免之自是停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韓愈元和末為袁州刺史州既以男女隸於人者愈悉計庸值  
而償出之

高承簡為邢州刺史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戶出其租  
羅謙為福建觀察使甚著仁惠不以奴遺讓者讓訪其所自曰  
本某等家人兄弟九人皆為官所鬻其留者惟老母爾讓恻然  
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崔俊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境隣部  
災荒不相恤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以門糶重困於民  
也自是商貨流通

令狐楚為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屬連歲旱儉人至相食樂其  
惠化而無流亡者

王起太和中為河中節度觀察等使遇歲旱乃令定價計口出  
粟以濟民

火魚為鄭州刺史屬歲荒百姓阻飢以嘗平義倉粟二萬二  
石遂使賑給訖事上聞

張仲方太和末為京兆尹時將相以甘露事從累者皆大戮仲  
方察其識之旋詔下許人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



盧元初為廣州節度使管內多流竄者子孫貧田未歸於  
公俸俾營大事者數百家婚嫁孤弱賙惠困窮

王敏堯唐末為潁州刺史乾寧四年冬龐師古敗於青口敗  
軍過時有甚衆路出於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光自淮燎  
薪相屬於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後唐袁象先初仕梁為天平軍兩使留後時鄆境再飢戶民流  
散象先即開倉賑恤永賴者甚衆

晉高漢筠為亳州刺史有逃死百姓虛係稅錢二百緡計司累  
訖不蠲歲使隣伍代納漢筠在任三年以已俸輸之其惠恤多  
如此類

楊彥詢為華州節度使在任二年局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  
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

安彥威為西州留守屬連歲蝗口下河雒之間人食產成多  
方括諭未嘗繩之以法不忍去一亦大半焉至有殍者必遣人  
收其遺骸掩之以藁蔭復有冥錢酒食奠而瘞之聞者美之

趙瑩為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  
祿粟一斗使飢者獲流遠近嘉之

張筠初仕後唐為永平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於路則給  
以口食不物境內除省賦之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  
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後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  
用前政上下安之

為冀州刺史性寬恕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農民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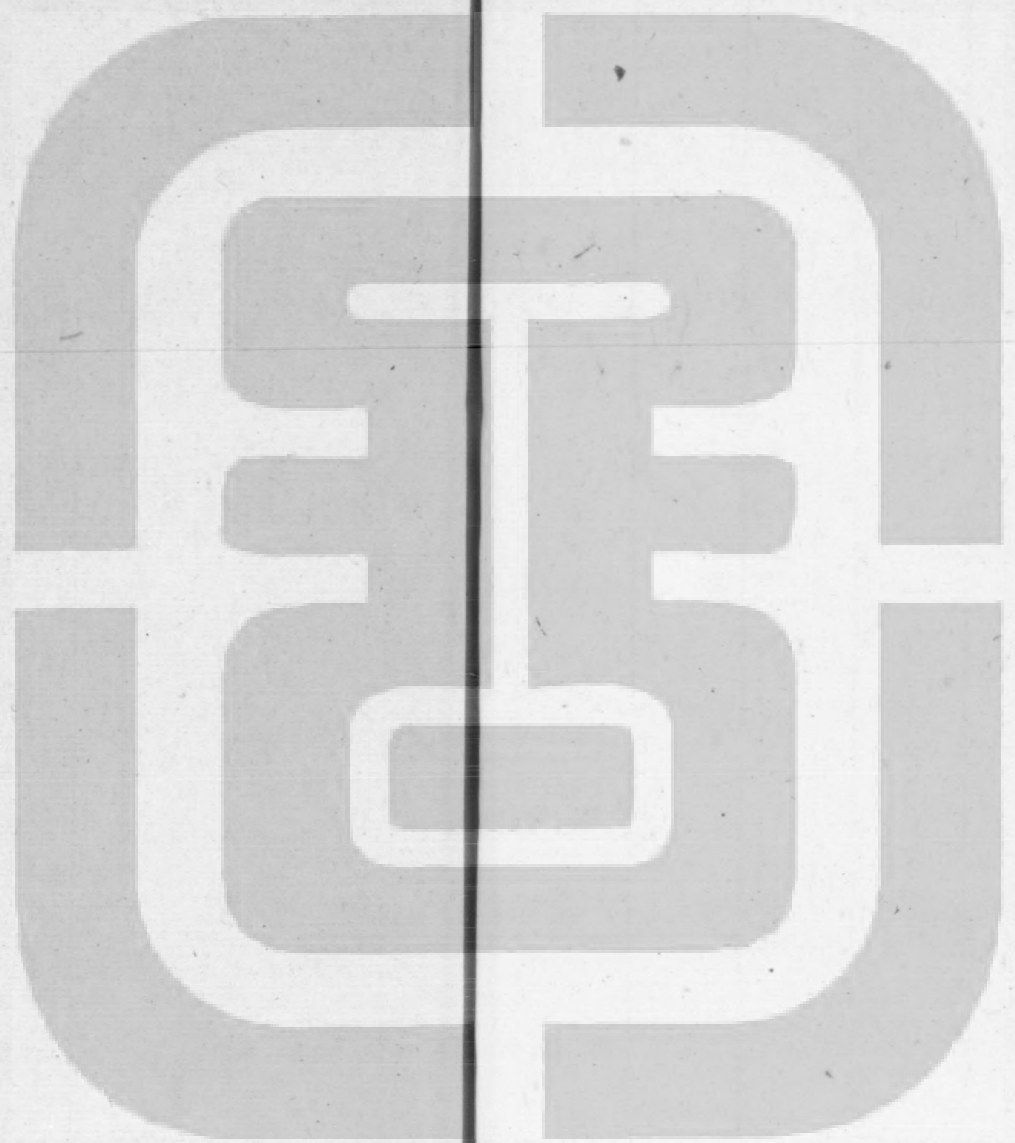


不梁不飾刺史之選也乃還其所沉粟出私財以修之  
息悅焉

以召仁贇為義州刺史言貧戶殘稅無可輸者臣以俸代納之  
安嘗所為兗州節度使言四縣逃戶租稅臣自以粟出代納詔  
褒之

張昭瑀為博州刺史上言民飢欲賑貸詔從之







2

